外婆

月一痕

外婆和我住在同一个村子。也就是说我的父亲娶了同村的我的母亲。父亲和母亲应该是从小看着对方长大的,但也许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父亲和母亲生活了一辈子,也吵了一辈子。当年,外婆对我父亲这个女婿不满意,据说若不是外公的执意坚持,母亲是不会嫁给我父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外婆从小就不喜欢我。我从记事起就不愿意去外婆家,虽然外婆家离我家很近。

我喜欢去奶奶家,奶奶看到我就高兴,整天宝啊宝地叫,并且因为怕我被其他小伙伴欺负,常常关起院子的门不让我单独出去。她又怕我孤单,就总是让三叔和小姑陪我玩,三叔和小姑如果不愿意,那就得挨奶奶的一顿棒子。三叔和小姑都大不了我几岁,我也愿意和他们玩,有他们带着我,奶奶也放心,我常常跟着他们去山上采当归,去溪上捡陨铁石。回了家,爷爷揽着我,坐在他的腿上,然后从口袋里摸出刚从山上采来的果子,塞到我嘴里。爷爷耳背,跟他讲话要很大声才听得见,我嘴里含着果子,说的话他更听不清,他就只是笑,露出残缺的牙床,胡子一抖一抖的。

我平时几乎不去外婆家,但逢年过节的必须去。幸好我大舅的儿子俭和我年龄相仿,有他在,我不会显得无聊。俭是个小胖墩,很可爱,我们俩从不吵架,玩得特别好。每次母亲说带我去外婆家,我总要噘着嘴,只要母亲说俭也在,我就愿意去了。有一次,我和俭去外婆门口的小河边看鱼,刚走出门外,就迎面碰见从外面回来的小姨。小姨问俭要干什么,俭说想去看鱼,小姨便抱起胖墩墩的俭说,姑带你去看。小姨抱着俭,我在后面跟着,小姨忽然转身,沉着脸说,别跟着我!我一惊,呆在那儿,再也不敢往前走了。我只得返回,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门槛上,无聊地玩弄着自己的小手指。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委屈,眼里是旋转的泪花,就是没让它流下来。

我因此怕去外婆家,那时候,外婆似乎也很少和我说话,表情总是不冷不热的样子。我在外婆那里,常常是一个人说话,一个人玩。除了外公,我怕家里的每一个人。外公特别和蔼,如果他在家,我喜欢钻在他的怀里,玩着外公右手那根缺了半截的拇指,外公几乎是我小时候在外婆家唯一留存的温暖记忆。

外婆是个直肠子,她会把自己心里的好恶统统表现在脸上。她不喜欢我父亲,会表现在脸上,不喜欢我们,也会表现在脸上。我之前有一个姐姐,那时刚三个虚岁。有一次父亲要出门办事,母亲在厂里上班,姐姐无人照顾,父亲想着可以把姐姐放在外婆那里。于是,父亲带着姐姐去外婆家,请求她照看一下,外婆断然拒绝,我不知道外婆当时是出于怎样的理由,可以如此决绝。父亲是个倔脾气,便强行留下孩子,转身离开。可是,父亲走出不多远,身后便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父亲转过头,看见外婆把姐姐抱出门外,自己独身离开,姐姐坐在地上,眼泪哗哗。父亲无奈,只得回头抱起自己的孩子。我能想象一个男人抱着孩子离开时泪眼婆娑的样子。不久,姐姐夭折,这对父亲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母亲后来说,有半年多,父亲像一个丢了魂的傻子一般。我从没见过父亲叫过外婆一声,大概是这个原因。

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早已学会了包容,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早已不重要了。时间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小姨后来嫁了人,就像变了一个人,脸上没有了阴沉,有了更多的爱和温暖。外婆也越来越温和,像生活一样越来越好起来。那一年,父亲得了绝症离开人世,我去看外婆,外婆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我从没看见外婆掉过眼泪,那一次当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至亲的外婆,当着我的面,因为我的父亲默默地流泪,那种心酸无法表达。

外婆一生经历过太多这样的离别。在她五十岁上,外公驾鹤西去;六十岁出头,大舅生病离世;七十开外,无论喜不喜欢的女婿又离开了人世。

如今,外婆已经八十多岁,守着村子和房子,孤零零地。母亲跟着我搬到县城,二舅也大多住在城里,小姨和姨父虽然不年轻了,可还长年在外打工,难得回来一次。大家回去看外婆的距离似乎远了。

我们常去看看外婆,可每一次看她,都觉得她一次比一次老得快。前一个时间去看她,她还能在村前的小道上慢慢地走,过几天再去,她只能在门口的小场地上走两步了。眼睛耳朵也都不行了,以前,她能远远地认出我们,现在非得走到她跟前不行;以前,儿子远远地叫一声太外婆,外婆还能听得清,现在非得走到她跟前叫她不行。

她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不久前,我们去看她,她还在跟我们说她跟村里的老人们聊的家常,村里的老人都夸她福气好,外孙孙子都很争气,待她也好,经常回来看她。我们陪她走一走,她还能走挺多的路。前几天再去看她,她已经懒得走了,走不动了。

那天,外婆说,她还是早点离开的好,活着也没多少意义了。我明白外婆的想法,身体每况愈下,心里孤单太久,有些乏了。这话也许是说给我母亲听的,可母亲今年已经六十出头,类风湿的毛病困扰多年,现在还能够一瘸一拐地走已是凭着意志了。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妻倒有办法。她说,外婆,我给你洗头吧。外婆就高兴了,老老实实地,像个孩子一样,坐在板凳上,听着妻的命令,低头,抬头。妻说,外婆,你可要好好地,我以后经常来给你洗头。外婆就不停地点头,好,好,好。

我们走的时候,外婆像一根干枯的柴立在门口,一动不动。我忽然想到,这么多年,她像这样子,远远望着门外的小道,有过多少次?也许有过多少次送别,就有过多少次祈盼,有过多少次的希望,就有过多少次的失望。

其实,我们总是错误地以为我们回家看望老人,是了了老人的牵挂与孤独,甚至把看望老人当作是一种施舍,而我们总是忘了,有老人在的地方,灵魂还能常来憩息。若老人不在了,我们何尝不是少了一方灵魂的憩息地?

有多少人能够明白,老人像干枯的柴一样立着的身躯,才是我们回家的路标啊!

春天的故事 林新娟 摄

等待

陈雪华

在这里
鱼塘成了生命的符号
一尾尾鲜活的跳跃
晃动千军万马的豪情

静享时光的鱼
如婉约的江南丝竹
绣在水面的一道轻颦
微蹙成一湾少女的浅笑
浅笑
是那么年轻又华丽地盛开着
在这个阳光饱满的午后

水面
被风熨烫成一道道折褶
微澜一圈圈的涟漪
犹如人到中年的皱纹
时光能载起日月
而我
只能舒展
镶嵌在皮肤里的岁月印痕
保持着最优雅的姿势
触摸生活的棱角

停靠长廊边的藤椅
散漫得如一段慵懒的午后时光
人生路上的休闲驿站
等待一份闲情
勾兑生活的五味杂陈

在塘中投入
一些希望 一些欢喜
汹涌起生命的撞击
垂钓者等待的目光
把花香揉碎
氤氲在长廊四季的窗格里
将时光浮动
等待却比岁月还长

雨

曾祥文

风起的时候
水波荡漾
划起一叶小舟往湖心中
嗅着荷花香
往事纷纷来
欲把昨日还
却偏偏似细细的雨
湿了一身
将指尖滴水
放入荷叶的露珠上
却收回手间无意地碰翻

长虹人的火熜

王晓敢

进入你满含温度的内部
寒冷已退去
雪已化作土地里的肥沃
如果去点燃它
如果去咀嚼它的滋润
长虹人
是最懂得温暖的——
用一只火熜去发酵
他们自己内心的一盏灯
把生长出的杂粮瓜薯
它飘出的纷纷扬扬美味清香
气沉于丹田
或许是当年哟
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伟人播撒的种子
让他们珍藏铭记于心
且当作火熜之烘
焕发这个时代
春天的绿光和热

七彩长虹采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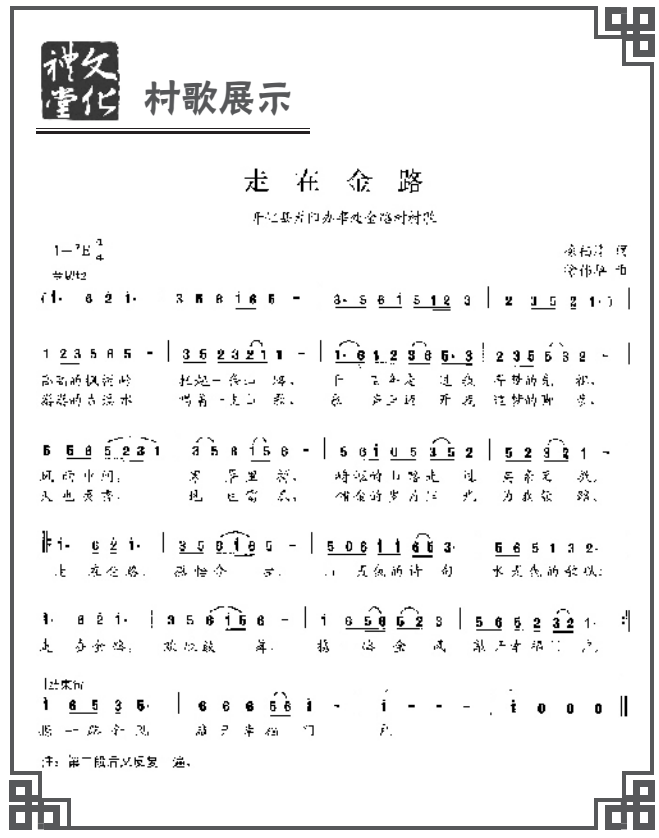
余宗良

阳春三月,美丽长虹,春风拂面。

两岸青山翠绿,路旁的灌木,嫩芽与绿叶争春,幼蕾与花朵共艳。溪水哗哗,鱼儿时不时露出水面吐个泡,一群鸭子在水中闲游,屋檐下,几只母鸡正围着一只公鸡在打趣,不远处的树上时不时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叫声,淳朴的农民,老人的笑脸,小孩的嬉闹,自然和谐,是长虹给我的第一印象。

3月12日,有幸和开化作协一道驱车来到长虹乡。长虹乡早已闻其名,却从未去过,今日一见,实感震惊!长虹乡不仅景色优美,还蕴藏着很深的文化底蕴。首站我们来到了北源村,俗称状元村,程宿就出自该村,他是宋代浙江省的第一位科举状元,也是史上最年轻的状元,科举时年仅十八。

每个时代都会有每个时代的专属印记,这些印记是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重温起来显得格外亲切与美好。走进长虹民俗苑,仿佛回到了童年,父亲在拉磨,母亲在添豆,我围着磨转。还有农田劳动实物用具,样样齐全,眼前闪出的是满身污泥的父亲在耕田,调皮的乌鸦时不时飞来站在老牛背上,老牛总是有节奏地甩着它那条长长的尾巴驱赶,还有身后紧跟着的那头小牛,时不时奔跑几下,景象历历在眼前。木水桶、木箱子、竹篮子、棕蓑衣,件件眼熟。二楼右侧的展厅显得格外庄重,几代伟人的头像、勋章、字幅等等令人肃然起敬!左侧琳琅满目的古木床,床框上雕饰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煞是好看,文友介绍说,景中有人,人在景中,每个景色,都有它特有的时代象征,我反正看不出象征什么,真是应了一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总之,民俗苑不仅是意味着收藏,而是记载着一个时代的变迁。

迎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我们来到了长虹最偏远的村庄——河滩村,开化籍导演邱晓军导演的电影《回到原点》就是在这里拍的,我们还参观了石盔山红军被服厂。沿着崎岖的山路,接着还爬到了库坑村的半山腰,参观了闽浙赣省委旧址,就是方志敏战斗的办公场所和住所,瞻仰了烈士们的塑像,听了英雄们的事迹讲解后,心中油然而生起一种深深的敬意!

村歌展示